

# 防止法官吃请可不是玩笑

赵勇

## 今日论语

热闹了好几天的“河南高院院长要求考核庭长做饭”一事昨日有了最新消息——河南高院官方微博澄清说，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只是提倡基层法庭庭长学会做饭，旨在防止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。目前，河南基层法院考核不包括庭长是否会做饭。

中院方面说，考核不包括庭长是否会做饭，但也是在昨天，有报纸发表详细报道说：在张立勇发表了关于“庭长做饭”的谈话后，南阳市中院已经召开会议提

出具体方案，把“法庭庭长会做饭”作为评选优秀法庭和庭长的条件。南召县法院院长曾凡振则提出用一个月时间培训庭长，仍不会做饭的调离。内乡县法院院长柳殿奎更是提出，庭长做饭要作为当前法庭工作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来抓，不符合要求的实行一票否决……如果真像河南高院所说，张立勇不是“要求”而是“提倡”，那么，这些地方法院的“做饭工程”真有点盲目唯上之嫌，这样的法院要完全做到排除长官意志，一切以法律为准绳，实在有点难。

当然，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河南高院所说，张立勇院长是提倡

而不是要求庭长会做饭。但这样的提倡，果真能防止一些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吗？

恐怕不能，哪怕庭长的手艺练得跟大厨一样也没用。一来他本人未必会因此拒绝当事人的吃请，二来其属下的法官也不会因为庭长的手艺好就不去吃当事人的饭。只要当事人饭局潜藏的利益还在，只要法官还想着接受吃请，他们的步子就不会停下来。真要想防止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，就应该编织更严密的监督问责网，让法官们根本不敢乱来，而不是提出一个近乎玩笑的“庭长做饭防吃请”。

事实上，不管张立勇当时是如何表述“庭长做饭”，作为河南高院院长，他特意提到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这个话题，说明现实中确实有一些法官“吃了原告吃被告”，在觥筹交错中拿法律换自己的利益。也许“庭长做饭”只是个玩笑，但一些法官热衷于吃当事人这一现象，却不是玩笑。既然张立勇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那么，最现实的期待就是，河南高院能在制度化防止法官接受吃请上面有所突破，真到了法官时时刻刻担心会踩到制度红线的时候，提倡或者要求庭长学会做饭，还有辩证的必要吗？

## 新民随笔 漂着的是不是橙子？

高兴

十天前，有一则新闻颇吸引眼球。说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4月9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一次讲座上透露，针对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效果，财务司统计发现，2013年，领导干部工作节奏明显改变：逐渐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，招待和饭局减半，在家时间平均增加30分钟。

这应该是一条传递正能量的新闻。但是老百姓却对这“30分钟”怎么来的，颇有疑惑。这些数据的调查对象是谁？怎么统计的？如果是问卷调查，怎么判断这些领导的填写是真实的？

本报驻京记者上周中致函国家统计局，宣传处工作人员回应，该统计数据是张仲梁以个人名义私下参与的一项研究所得，与国家统计局并无关系。他们同时婉拒了我们索要张司长联系方式的请求。

张司长五年前在一次会上曾说“统计数字不要只看水面上的”。他说了一个故事：古代的西班牙有一个国王，要选一名法官，有3人报名。国王把这3人带到一个漂着6个橙子的池塘。国王问这3个人：池塘里有几个橙子？前两个人很认真地数过后都说6个。而第三个则脱掉鞋子下到池塘，把橙子捞起来后发现，漂着橙子的池塘，所谓的一个只有半边，所以答案是3个。

张司长的故事很形象也很有说服力。回到前面说的那件事，我们当前的问题是：这漂的是不是橙子？

统计，是国家管理与科学决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。作为国家统计局领域的最高行政机构，国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应该是相当权威的。

这种权威，不但体现在发布的数据上，也应体现在发布的方式上。当然，如果专业点，还应说明统计方式——尤其是一些我们的常识难以企及的领域。

从国家统计局的回应看，他们显然对张仲梁个人参与的这项统计数据，不愿置评，并撇清关系。

于是，一项本来应该是权威的统计，结果变成了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有统计学专业人士猜测，这个“30分钟”十有八九是推断出来的，但推断逻辑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总之，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在此事上受到了负面影响。

这里抛砖引玉，希望张司长能够给出权威的回应。

# 斩断垃圾短信“黑金链条”

## 权威声音

近期，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发布的《2013年度垃圾短信报告》显示，去年我国手机用户收到的垃圾短信超过3000亿条，相当于每位用户每两天就会遭遇一次“垃圾轰炸”。

表面上看，垃圾短信之祸都是“利”字惹的祸。垃圾短信制作成本低，直达效果好，为发布者节省了大量推广成本，成为不少服务提供商的新利润增长点。而逾3000亿

条的垃圾短信，也为通信运营商送上了一份大蛋糕。依附于这三大利益主体，个人信息搜集倒卖者、伪基站设备研发者、运营者也应运而生。相较于垃圾短信这条分工明晰的“黑金”产业链，消费者维权难度大、成本高，常常不了了之，最终助长了垃圾短信的气焰。

其实，垃圾短信之祸不源于有利可图，而在于唯利是图。垃圾短信脱胎于短信广告，而短信广告本是通信市场一种常规的商业模式，国外亦有之。只是目前，我国通信服务市场法律不健全、监管不到位，导致

消费者知情权被抹杀，信息安全无保障，而短信广告良莠不分、陷阱重重，才造成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

根治垃圾短信，不仅仅需要一次次行动，更需要筑起法律的藩篱，理清市场的秩序，疏堵结合。出台垃圾短信治理的具体执法依据，提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与威慑力已刻不容缓。使执法部门在市场监管中“到位”，使电信运营商、服务提供商、广告主“归位”、“错位”，更使那些觊觎违法利益者不敢“越位”。(陆娅楠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## 食堂赛酒楼

某些单位的领导，将公款吃喝从酒楼转移到单位食堂，变本加厉，照吃不误。

杜建国画

## 自由谭

迅雷不及掩耳，是今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的一大特点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落马是如此，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、党组书记申维辰落马也是如此。4月9日，申维辰还出席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，中科院网站在4月10日还曾经刊登他在密云调研的消息。4月12日，申维辰从南昌返回北京，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。

迅雷不及掩耳，也为申维辰本人所始料不及。其人官已升到正部级，人已从山西调离到北京，但他有毛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山西当地对他有两句话概括：“卖了许多地，睡了一群女人。”

“卖了许多地”虽是一笔旧账，但旧账也要清算，官位高升了也要清算。申维辰的落马，缘起于他在8

年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时，很多大拆大建的大型房地产项目，牵涉他和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勾结。反腐的经验告诉我们：大凡与房地产商有说不清、道不明关系的地方官员，都值得关注。特别有百姓举报者，更要花点力气查一查。

一查申维辰，果然查出了大问题。他在任太原市委书记时，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相关职能部门，要积极为龙潭片区改造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。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”也者，就是要把土地尽快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商。其结果是利益的两极背反：一极是房地产商的额手称庆，另一极却是拆迁户的血泪申述。申维辰借改造地区为名，

强拆拆迁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，获取巨额贿赂。去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时，龙潭片区的拆迁户代表找到巡视组，申维辰的问题暴露了。

申维辰的非法所得来自拆迁户的土地转换。太原市城区范围内招标出让的地价，每亩均在500万元以上，而黄金地段的龙潭片区，每亩却还不到300万元。这中间的巨大利润差价，落进了房地产商和有关官员的口袋。申维辰的得益多少，有待于进一步查清。拆迁户李云积攒了四大箱的举报材料上告。当年他在太原龙潭片区有一个位置最好的铺位，骑自行车、摩托车店，一年轻松赚100多万元，但拆迁后铺位被“补偿安置”到偏

僻小街道里，生意一落千丈。拆迁户张雨也有一间65平方米的商铺，2008年市价一平方米38000多元，因无法面对强拆，张雨接受了3万元的拆迁补偿。拿到了200多万元，只能买套房子住，再也没钱买店铺了。

如今，太原市拆迁户的损失，恐怕难以全部挽回。但是，这名潜伏的贪官被查出，老百姓是大大地出了一口闷气。无怪乎当地的拆迁户要放鞭炮庆祝了。申维辰的落马，还有一点重要启示：在全国各地，借拆迁为名而大发土地财的官员，和房地产商勾结而中饱私囊的官员，不止申维辰一个。我们相信，全国包括山西还有不少因卖地而发财的老虎与苍蝇被挖出。

## 新民新语

### 一坛鱼酱

孙佳音

9岁的苗族女孩李建英是一个贵州农村的留守儿童，每年与爸妈团聚的日子只有半个月。相聚短暂，共同制作鱼酱成为一家人最窝心的时刻。鱼酱发酵好了，离别的时刻也到了。“爸爸妈妈回来我很开心，但我知道他们要走，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。”当小女孩倚在窗边哽咽着说完这句话，当父母捧着一坛鱼酱不断回首挥别，哀伤几乎要漫溢出镜头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带着熟悉的味道，上周终于归来。哪怕过于细碎的线索和稍显拥挤的故事并不讨人喜欢，期待中食物晶莹的光彩也略黯淡，但我依旧被这个寻常故事打动了。想起来，我也曾一次次在车站不舍地告别，临行前都要饱饱地吃上一碗地道的红烧肉；想起来，大学室友每次返校背来的大缸泡菜，印象里她吃什么都会佐着东北的酸辣；想起来，有个姑娘告诉我，她按着妈妈的味道一道道菜去学去试的时候，最是乡愁。

“味觉记忆的强大，让人们对于故乡食物的迷恋十分牢固。”远行的车轮缓缓而过，题为《脚步》的第一集零碎地记录下那些带着温度和情感的“路菜”。正是这些失去或行将失去的习惯和风俗，这些镜头里质朴天真的笑容和无法掩藏的忧伤，叫人想起家乡，忆起小时候的味道。不得不承认，着重表现人与食物，尤其是在社会巨变背景下的人与食物的情感关系，正是“舌尖”赖以成功的所在，也是叫人觉得疼痛的所在。舌尖很轻盈，故事却很沉重。

“中国农村有6100万孩子的成长没有父母的陪伴，这个数量与英国的总人口数量相当，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，他们在孤独中大。”镜头扫过一坛坛鱼酱，都不忍直视小建英落寞的眼睛。旁白也不忍说，每年春运的短短40天之内，道路客运就要完成接近33亿人次的运载，相当于把全球一半人口集体迁徙一回。莘莘学子和都市白领，建筑工人或保姆帮厨，他们背后同样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，是拥挤的城市和被弃置的耕田。

这一集结束的时候，旁白说：“这是剧变的中国，人和食物，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。”